

元宵的鱼灯

杨勤华

春节刚过，元宵又至，春意像风一般裹挟着我，吹起我心底藏了四十年的乡愁。那乡愁里，有千年古镇春节里的烟火人家，还有东营潘村一盏盏亮闪闪的鱼灯。

我的老家，是一座沉淀了上千年时光的古镇，在古镇不足一里处，有一个名为东营潘的村庄，相传三国时期周瑜曾在此驻军，村里人家多姓潘，便有了这个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名字。旧时的东营潘，村民们多以打鱼、种庄稼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淡却也充盈，而每年的正月十五玩鱼灯，便是这个村庄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习俗，从祖辈流传至今，从未间断。

村里的鱼灯，都是村民们亲手制作，以竹篾编扎成骨架，再用布料或油纸蒙面。所

制作成的鱼灯有鲤鱼、鲫鱼、青鱼、鳊鱼、鳙鱼等等，一盏盏鱼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虽体型不小，却透着灵动之气，仿佛下一秒便会摆尾跃入水中。这份手艺，在代代相传中，愈发变得精致。

每到正月十五，天刚擦亮，东营潘的鱼灯便如期苏醒了。先是在村里游走，锣鼓声起，鱼灯引路，青壮年们手舞鱼灯，步伐轻快，挨家挨户送上祝福。村民们早已在门口等候，鞭炮声此起彼伏，客厅的八仙桌上，整齐摆放着瓜子、糖果、香烟，满心期盼着鱼灯能绕进自家院门，带来一年的风调雨顺、平安顺遂。但凡鱼灯临门，主人家便满脸笑意，眉眼间都是藏不住的喜悦，仿佛接住了一整年的福气。

那些鱼灯看着硕大笨重，但在玩灯人的

手中却格外轻巧灵活。每当鱼灯要进入家门时，玩灯的人会轻轻一旋，手腕微抖，鱼灯便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地进入屋内，动作流畅自然，毫无滞涩。后来，我的几位潘姓同学，也加入了玩鱼灯队伍，我曾忍不住问他们，这般娴熟技艺是如何练成的？他们只是粲然一笑，语气轻快：“苦练加巧练呗！”没有华丽的言辞，却藏着东营潘人的坚韧与踏实。看着那一盏盏鱼灯在他们手中鲜活起来，仿佛真的有了生命，我也莫名地满心都是自豪与欢喜。

鱼灯的热闹，从白天延续到深夜。夜幕降临时，一盏盏鱼灯闪闪烁烁，在夜色中连成一片璀璨的灯海，浩浩荡荡地走向古镇和周边各村。沿途的人们纷纷奔走相随，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将元宵的

氛围推向顶峰。玩鱼灯的人，心中自有规矩：人家馈赠的东西，只取少量，以示礼尚往来；面对乡亲们的双手行礼，鱼灯便逐个点头还礼，尽显谦逊；若有村民接请吃喝，从不大吃大喝，更不饮酒，不过吃一碗汤圆、两个五香茶叶蛋，简单却不失礼数，这既是传承下来的规矩，也是东营潘人质朴品格的写照。

离开家乡四十年，岁月流转，乡愁未减。期间，我只在春节期间偶遇过两次鱼灯队伍，那热闹欢快的场景，那亮闪闪的鱼灯，那淳朴的乡音，始终刻在我的心底，难以忘怀。后来听闻东营潘的鱼灯，已然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登上了央视舞台，那一刻，我满心欢喜，为家乡的文化被认可而自豪。我深知，玩鱼灯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热闹，更是平民百姓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心愿，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记忆。

又逢元宵，晚风微凉，灯火可亲，我望着远方，心底满是期盼，期盼老家的鱼灯能再亮起来，那承载着乡愁与传承的鱼灯，能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代又一代地舞下去。

(杨勤华，安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元宵节的夜晚

王吴军

天黑透了，我家院子里的灯笼一盏盏亮了起来。那是父亲用竹篾和红纸糊的圆灯笼，里面插着半截红蜡烛，烛光透过薄薄的纸，晕开一团毛茸茸的、暖洋洋的光。正在读小学的我提着灯笼站在当院，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心里头痒痒的，像有只小虫子在慢慢地爬动。

“走啦……”哥哥喊了一声，姐姐牵着妹妹的手，我跟在后头，几盏灯笼摇摇晃晃地就出了门。

街上的热闹是随着一盏盏灯笼涌过来的。放眼望去，前街后巷，到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孩子，每人的手里都挑着一盏灯笼。有纸糊的兔子灯，耳朵竖得老高，有玻璃罩的方灯，烛火在里面突突地跳，还有用萝卜挖成的灯，萝卜瓤子掏空了，倒上洋油，点起来亮得晃眼。远远望去，一条土路蜿蜒着，那些灯笼就像飘在夜色里的萤火虫，一串一串，忽明忽暗，把我们豫中平原的西场村那黑沉沉的天幕上烫出了无数个暖洋洋的小洞。

妹妹的灯笼最小，她走得也最慢，走不了几步，姐姐便回头等她，两盏灯笼凑在一起，烛火挨着烛火，像是在说悄悄话。哥哥是大孩子，不爱跟我们排排走，他挑着灯笼走在最前头，步子迈得老大，灯笼一晃一晃的，活像戏台上打头阵的将军。

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孩子们便一齐唱了起来：“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歌声虽然听起来七零八落，笑声倒是非常整齐。正唱着，前头忽然炸开一团闹声，原来是两个男孩子的灯笼碰在了一起，蜡烛一歪，纸罩子呼地烧了起来。他们也不哭，反倒咧着嘴笑，举着那团火在街上跑了一圈，等烧尽了，才拍拍手，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我回头望去，我们西场村的街道变成了一条流动的光亮之河。那些灯笼摇啊摇，晃啊晃，把整条街都晃得软了、暖了。偶尔有风吹过来，烛火齐齐地一偏，又齐齐地正过来，像一大片会呼吸的、金色的麦浪。我忽然想起了哥哥教我读的辛弃疾的那句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写的虽然不是我们这豫中平原的西场村，可是，那灯火辉煌的劲儿，那满街满巷的热闹，应该是彼此相通的。

夜色更深了一些，街上的灯笼渐渐稀了，远处传来零星星星的鞭炮声，是大人放的“送年炮”。姐姐说该回家了，妹妹不肯，举着灯笼还要往巷子深处跑。哥哥一把拽住她，指着天上的那轮圆月亮说：“你看，月亮都困了，咱们也回家吧！”

回去的路上，我不时地回头看，有些灯笼还亮着，散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有一些的碎星星，璀璨明亮。我心里想：明年的元宵节，更多的灯笼又会亮起来了。

(王吴军，《读者》签约作家。)

灯火元宵夜

翁桂涛

在潮汕，年味从不会随着除夕的钟声逐渐淡去，反倒会在元宵夜，伴着千万盏灯火变得更加浓烈。这一夜，潮汕各村锣鼓喧天，灯火锦绣处，是市井烟火的喧嚣，是民俗文化的传承，更是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宗族情怀和美好祝愿。

还未到黄昏，各街巷便早早热闹起来。各杂货铺前挂满了各式灯笼，兔子灯蹦蹦跳跳，荷花灯亭亭玉立，走马灯转着四季平安的画景。而最具潮汕特色的，当属那精巧雅致的传统竹编灯笼——以本地竹材为料，经老匠人手工劈篾、编织、糊纸、上漆，最后在灯面上一笔一画绘制着各家的姓氏，或是书写着“财丁兴旺”“吉祥如意”等祝福话语。

元宵点灯，是潮汕地区一场承载着宗族情怀与民俗底蕴的传统盛事，自起灯拉开序幕，到收灯圆满落幕，其间热闹非凡。凡是上一年有新生男丁的人家，都要精心准备一盏传统的竹编姓氏灯笼，在起灯之日前往宗族祠堂悬挂，以此作为新生儿入族的庄重仪式，俗称挂丁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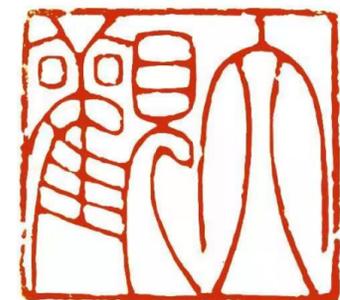
待到暮色降临，潮汕的元宵节便化作一片灯火的海洋，最盛大的，莫过于营老爷游神活动。各村的游神队伍抬着老爷的金身，踏着锣鼓声，绕村落巡游。队伍中，令旗队伍率先开道，旌旗猎猎、整齐划一，为巡游扫清前路，庄重又威风；潮州大锣鼓鼓点激昂、震撼街巷，敲得人心潮澎湃；醒狮队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时而登高采青，时而伏地祈福，引得路人阵阵喝彩。

游神队伍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摆上供品，点燃鞭炮，打开门让老爷的福气溢进家门。与此同时，提着自家姓氏灯笼的大小男丁们，成群结队地跟在游神队伍身后，营灯穿街过巷，嘴里高喊着“老爷保佑”，灯笼的光晕在身后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汇成最热闹的人间烟火，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潮汕元宵独有的热闹。

元宵夜里，潮音也从不缺席。各村口的戏台之上，大红灯笼高挂，生旦净丑身着精致戏服、头戴华美头饰，粉墨登场。婉转悠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引来了十里八乡的乡亲。老人们搬着板凳坐在前排，听得津津有味，跟着节奏轻轻哼唱；年轻人虽未必全然听懂，却也沉醉在这古朴的潮韵之中，感受着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悠扬的潮音，穿过灯火，越过街巷，成为潮汕元宵夜最动人的旋律。

岁岁元宵，年年灯火。潮汕的元宵灯火，虽没有都市花灯的精致华丽，却有着最浓郁的生活气息；没有大型灯会的声势浩大，却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灯火里，有潮汕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有对宗族亲情的深情眷恋，更有潮汕文化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它让我们看见，古老的民俗在岁月中生生不息，潮汕的文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

(翁桂涛，广州市南沙区作家协会会员。)



灯海星河 翁桂涛 摄

元宵里的母爱

寇俊杰

小时候每年刚过完年，镇上就有卖元宵的，而且是现做现卖。元宵也就是每年的这几天吃一回，所以买的人不少，常常排很

长的队。有一年，因为家里过年来往的亲戚多，母亲到正月十五才想起买元宵。那时父亲已到外地上班，她只好自己借了辆自行车，赶紧到镇上去买。

我和哥哥在村口焦急地等着母亲，看到别人拿着又白又圆的元宵回来，我们羡慕到了极点，口水差不多都要流出来了，恨不得立刻吃上又甜又香的元宵。但等到中午，见到的却是两手空空的母亲。原来，因为是最

后一天了，买元宵的人特别多，轮到母亲买的时候，元宵却卖完了。

我们失望极了，好像从阳光和煦的山顶一下掉到了冰窟窿里，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无精打采地向家里走去。母亲看到我们的样子，安慰我们说：“没啥，买不到我可以

你们吃到。”“真的？”“真的。”母亲信心百倍地说，“我刚才在排队的时候，看到人家怎么做了，到家我给你们做元宵。”

一到家里，母亲就一样一样找来黑芝麻、核桃仁、花生仁，然后把这些东西炒干，轧碎，再加入白糖，倒入少量水搅拌至半干，拍成大拇指粗细的长柱形，切成小方块，到吃午饭的时候，馅就做成了。吃完饭，母亲就接着滚元宵。她拿几块馅在水里湿一下，放在面盆里滚动，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一会儿就成了乒乓球大小，雪白雪白的元宵就算做成了。天还没黑，母亲就做成了两大碗元宵。月亮出来了，元宵煮熟了。母亲盛了两碗，放在院子里的天地牌位前，给月婆婆供奉，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洁白的月亮映在了碗里，分不清哪是元宵，哪是月亮。

过了一会儿，母亲把碗端给我们说：“月

婆婆吃完了，你们吃吧！”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用勺舀起一个就往嘴里送。母亲笑着说：“别慌，小心噎着，先喝口汤。”我们吃着母亲做的元宵，觉得比买的好吃多了。“好吃吗？”母亲问。我们一个劲儿地点头，都顾不上说话了。母亲笑了：“好吃明年还给你们做。”

从此，我们家就不买元宵了，母亲刚过完正月初十就开始做，为的是多做一些，不但可以送给亲戚朋友，还可以送给街坊四邻。吃过的人都说母亲做得好吃。我知道这并不是奉承，因为母亲做的元宵不但是纯手工制作，她还善于学习和总结，用料和做法不断改良，做的元宵是真的很好吃。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母亲过完八十大寿后的那年元宵节，母亲还要做，但我们不让，因为母亲做的元宵，已永远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寇俊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元宵的冰灯

周丹

元宵节的月光总是先于灯笼亮起来的，乡下的月色更是漫无边际。当人们还在厨房揉搓糯米团时，那轮银盘已悄然爬上柳梢，将整个村里的积雪照得通明。我在老屋后面正在分离着冰桶，父亲看了一眼说：“冰坨不能太薄，不然经不起。”

我埋头苦干，想起《开元天宝遗事》里写的“取坚冰，令人缕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谁能想到1300年前的长安人，就在冰上有这么高超的技艺了呢？

做冰灯是北方地区早些年过元宵节的传统。制作冰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冻冰，一种是取现成的进行雕琢。前者需要提前把水倒入桶中放在室外冷冻，趁未冻实之前使桶与冰坨自然分离，冰坨要凿开顶心，放入油灯或者蜡烛，有时候怕被风吹灭还会把蜡烛插入萝卜里再放入冰坨。这样，一个简易透明梦幻的冰灯便制作成功了。需要注意的是冻冰时间要掌控好，冰不能太厚也不

能太薄。雕冰则需要点巧思，要好看、形象、生动。当然，这是长辈们的要求。在我们的眼里，只要有了大概的形状就可以了。小时候我们都在屋后的河里凿冰，凿出的冰窟窿很快渗出清水，倒映着正在升起的孔明灯，像无数粒朱砂点在深蓝的绸缎上。祖父说南方人这时候该吃桂花馅的汤圆了，而我们等着的则是一盘盘大饺子。

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制作冰灯，同一条河流，同一群人。空旷的视野里，就听见砰砰的声音远远传开了去。弄好以后，等冰灯渐次亮起时，远远看去，一个乡村连缀起来似成了倒悬的星河，这些乡村便是其中的星点。孩子们举着冰灯依次飞奔在路上，像是一条线在月光下磨出细碎的银屑。这时想起《青玉案》的吟唱，辛弃疾的绝妙词曲“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撞碎在冰灯棱角间，竟与呼啸的风声和冰面下暗涌的水声应和成韵。而一些小伙伴们放飞在河流里的冰灯渐渐地

漂远了，烛火若隐若现，有些欧阳修笔下“月上柳梢头”的恍惚意境。

子夜将临，我们开始往冰洞里投掷钱币，看谁投得最准，那一声声“叮咚”“叮咚”里裹着对春水和来年丰收的祈愿。我的萝卜灯已漂到对岸，与某盏荷花冰灯轻轻相碰。此刻忽然懂得《永遇乐》里李清照为何要写“染柳烟浓”“捻金雪柳”，恐怕灯火最盛时，她的人间狂欢即寂寞，寂寞即狂欢吧！

喧闹了大半夜，恋恋不舍地回家。想起在回家的路上，祖父教我堆雪堆了盏简易的走马灯。月光透过冰晶在雪地上流转，似撒了一地。夜里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天空似乎比白天还要明亮。

现在的冰灯、冰雕是越来越好了，但我总感觉它们少了一丝生气。可能不是纯手工的缘故，没有沾染过的人情味儿。对我来说，我孩童时亲手雕琢的冰灯，或许早已把当年的月光留在了那个正月十五的夜晚了。

(周丹，笔名准右，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元宵夜，量月亮

清秋

家乡一带，旧时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不仅有踩高跷、挂灯笼、打铁花、放烟火、吃元宵等习俗，还有一种“量月亮”的活动。量月亮并不是飞到天上去丈量月亮，而是在自家院子里量一量月亮的影子，老人们认为以此可预测本地当年雨量大小。

正月十五的上午，人们在庭院内的北房前面，摆上一张小桌，在桌上朝东西方向横着放下一块砖，卧砖之上再竖立一块砖，过去用的砖厚约二寸、长约八寸，加起来差不多是一尺。中午十二点钟也就是正午时分，准时把砖影调到正南正北，然后划下记号，再不许移动，等待夜间月亮升起。半夜零点也就是子时以前，人们开始观察月影的移动，当月影指向正南正北，与日影重合之时，从砖根量一下月影的长度，几寸几分要量得准确，连同测量的时间一同记录下来。第二天，各家的主事人凑在一起，把各自量得的数据比对一下。如果大家测量的数据不尽相同，就凑在一起算出一个平均数，作为推测当年雨量的依据。

据说月亮始于清末，旧社会的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雨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收成丰或歉。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夏季季风影响偏弱，雨量偏少，常常因大旱而收成不好。量月亮预测雨水大小的行为，表现了这块土地的农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殷切期盼。

人们认为，月影与日影重合的时间，预示着降雨的时节，月影的长短预示着雨量的大小。如果月影在子夜零点以前指向正北，就应该是前半年降雨；零点以后指向正北，就应该是后半年降雨。影长在五寸以下，预示着天旱；影长在五寸以上，预示着雨多。月影越长，雨量越大；月影越短，旱情越重。比如半夜零点以前月影指向正北，影长超过五寸，就说明上半年有大雨，反之，半夜零点以后月影指向正北，影长不足五寸，就说明下半年天会旱。

月影的方向、长短时时牵动着农人的心：若是月影昭示着雨水适量，大家便会辛勤耕作，期待着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带来五谷丰登的好收成；若是月影昭示着旱涝不均，大家便从年初开始精打细算，节省口粮以度荒年。在旧社会，勤劳坚韧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来应对无情的自然现象。据老人们讲，确实有不少所谓预测灵验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开始修渠、打井，大力建设农村水利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兴修水利的积极性更是高涨，如今已是机井浇地、大棚种菜，科学种田，旱涝保丰。农民靠天吃饭、等雨播种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再也没有人量月亮并相信其结果了。

然而，上了岁数的老人们在正月十五这天仍然坚持测月影，不过，已经不再是预测雨水的大小、时间，完全是生活情趣，甚至成为一种怀旧情怀。

(刘荣昌，天津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